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卷第三十六

文　傳

瘞硯文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既四年悲歡窮泰未甞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間漢中褒城縣有褒水褒谷蜀人使五丁所通道也役者劉胤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其一有而字且識云

土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

不忍棄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瓦礫異

毛穎傳

元和七年作公著筆傳皆取事於先而寓之以人其姓名爵里莫不假借立詞戰國時楚有毛遂者事平原君其言曰士之處世如錐之處囊而穎脫自見後之言若亦謂筆爲毛錐其義蓋取於此詩話言吳安中云退之所作毛穎傳殆以文滑稽耳（補注）此作在當時往往有非之者獨子厚以爲奇既書其後且復答楊誨之書云其後李肇國史補亦謂公此作其文尤奇不下史遷史獨舊史以爲譏戲不近人情何其謬耶韓子盧東郭㕙事並戰國策

毛穎者中山人也通典曰中山春秋時白狄鮮虞所都之地今定州新樂縣是也中山記曰城中有山故曰中山其先明眎曲禮曰凡祭祀宗廟之禮兔曰明眎

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外地死為十二神（外位東方十二神之次也陰陽書以外爲兔）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本草云兔毅有五六穴子從口出今懷妊忌食其肉者非爲缺唇也亦緣口出又論衡云兔舐毫而孕及生其子孫從口出也傳物志日猶有此說余自所見者也）明眎八世孫（兔䨲）（江東人呼兔子爲䨲音乃侯切）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姮娥事已見明水賦月賦詩）居東郭者曰㕙（一本無曰㕙二字）號東郭㕙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狡兔曰㕙音七倫切韓盧宋鵲）

（皆擬狗名戰國策曰韓氏之盧天下之疾狗也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兔者海內之狡兔也韓盧逐東郭兔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死其處田父獲之不勞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臣恐強秦有田父之功王懼休兵）秦始皇時蒙將軍恬攻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一有右字）庶長與軍尉（蒙恬秦將史記有傳秦制爵級二十以賞功勞大庶長即大將也左右庶長即左右偏裨也以其為庶列之長故曰庶長自上安下曰尉凡武官皆以為稱）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連山伏羲易也其卦以純艮為首艮為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兆者灼龜之背發狀次其形可占者事見周禮太卜）筮者賀曰（一無賀）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

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并也諸侯乎秦時并六國公

天下為三十六郡天下車同軌書同文事見史記跏趺小坐也音芳無切遂獵圍毛

氏之族拔其毫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

族而加束縛焉此蒙恬製筆之意也按曲禮曰史載筆事載言此則秦之前已

有筆矣蒙恬更損益之尓古今注云昔恬作秦筆以柘木為管鹿毛為柱羊皮為被所謂蒼毫

非兔毫竹管也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

管城子諸侯有大功盛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何休云當留湯沐

齋絜以致其敬也故謂之湯沐管城縣名屬鄭州古之管子國也日見親寵任

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便捷也敏疾也便音毗連切自結繩

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

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
前漢藝文志九流謂儒道陰陽名墨縱橫雜家小說兵權及至浮屠老子外
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
市井錢穀注記惟上所使自秦始皇帝及太子
扶蘇胡亥二子皆始皇子扶蘇爲長故爲太子後被誅不得立胡亥二世皇帝也
丞相李斯中車府令高趙姓高名史記伏儼曰中車府主乘輿路車
及一本無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
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
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
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史記秦始皇爲

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注石百二十斤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陳玄墨也陶泓硯也褚先生紙也古今法苑有文嵩者作毛元銳易玄光石虛中褚知白傳皆取法於此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一作摹畫不能稱昌孕切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一有之字吾嘗謂君中書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

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四國名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周大夫富辰之言）訖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中山者古鮮虞氏之國也孔子之作春秋書曰晉伐鮮虞而不曰中山者所以辨夷夏也至賈誼過秦論則曰宋衛中山之衆）及蒙將軍拔中山之毫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與卒見（一無與卒見）幸任使秦之滅諸侯

穎以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真少恩哉柳宗

元在永州題傳後云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
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
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
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
而力不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且世人笑之也
不以俳乎而俳又非聖人所棄者詩曰善戲謔
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
益於世者也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
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
嘉穎之不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
而學者得以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
異世語者而貪常嗜瑣者猶咕咕然動其喙彼亦
勞甚矣其後國史譜亦謂公此傳其文尤高不
下遷史獨舊史以謂譏戲不近人情文之紕謬
者嗚呼意中以為好人
少以為惡殆謂是耶

下邳侯革華傳

說文曰九獸皮治去其毛曰革姓華名華謂革履也[illegible]趙璘因話錄云才命論稱張燕公華華傳稱韓文公老牛歌稱白樂天佛骨詩稱鄭司徒皆後人所誣也故其詞多鄙淺鞏字澤章大和八年進士歷水部員外郎儀州刺史

下邳侯革華者其先隴西人也三十六代祖守犍為（犍為郡名漢武帝置居言切一曰牿牛曰犍）黃帝時以力見召拜大司農（大司農之職漢武帝太初元年置以主三農九穀耕種之事故曰司農）其闢土有功又知稼穡艱難遷輕車都尉子孫相繼至周武王時徙居桃林（書曰武王既誅紂放牛于桃林之野）（今在虢州閿鄉縣界）冠冕遂絕其後人思其濟世之才因復其位而加（一無而加字）任使焉華久韡（韋周切一牛息未也一）

日午名生五年龔先祖爵祿任至上輕車都尉輕車古之戰車也以爲後殿漢置都尉張晏曰凡武職皆号尉主誅官故曰都有卒徒武事故曰尉華毋居長樂有乳哺之恩越王勾踐時常侍宴姑蘇臺所謂有覺德行者也越女西施姓牛氏勾踐得之以獻吳王闔廬卒以敗國事見吳越春秋李太白詩云風動荷花水殿香姑蘇臺上宴吳王西施醉舞嬌無力笑倚東窗白玉牀是也覺者角也大雅抑之詩義本訓直覺鞶因引重至太行山力不任事遂死於轘轅之下太行山名尸子曰龍門魚之難也太行牛之難也轘轅關名蹟曰險道在河南緱氏東南轘音環上嗟悼命太宰中磨公執刀而解之其支派分離散在一作其他處姓苑中磨氏其先世善磨因以爲氏華長子也上念其

父劬勞死於王事封華爲下邳侯詔將作大匠治之通典曰將作者周官考工之職秦有將作少府漢景帝更名將作大匠掌脩作木土之功華爲性堅勁屈強難以直御匠以其膏潤之然後去其豪族而加一無加字裁割焉屈音丘勿切會太原人金十奴與新鄭人斛斯生相逢焉華於五木大夫是後稍稍得成名上嘉之遂釋褐賜墨綬金十奴針也斛斯生線也姓有金氏斛斯氏五木大夫製履之器也史記秦始皇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爲五大夫蓋五大夫者秦官名第九爵也褐短衣賤者之服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前漢志綏和元年長相皆墨綬緹黃初中置關內侯十六級五大夫十五級皆銅印墨綬以賞軍功華嘗曰吾辛勤久今

方成名得處上左右足矣及獻之果然并為人

善履道別威儀進止趍蹌一隨人意齊風猗嗟之詩曰巧趍蹌兮傳曰蹌巧趍貌上將駕出遊畋獵馳騁擊毬一作毬擊射御及賓接賢禮神祭祀未嘗不召華俱侍伏事上久之因病或開口論議洩露密言旨也跡上蹤見疎之詔將作大匠治之又命其友金十奴等補過之尋獻於上上雖納然亦不甚見重有沿塗賤處方召使之餘並不得預焉頃之上見一有其字顏色顦顇衰憊失度上咨嗟曰下邳侯老而憊不任吾事一作用今棄子一有於市朝字不復召子矣

遂棄而煞華無子其繼者族人焉

太史公曰華之先皮姓軒轅時蒼頡觀鳥迹制文字書義云蒼頡黄帝之史官法苑珠林宣律師傳曰今西京城西高士臺是蒼頡造書臺也蒼頡於臺上增土造臺以觀鳥跡又云在秦都京城南二十里以其始於皮成於革故從革焉初革華一作自胡而來爲趙武靈王見重後子孫感於中國趙武靈王效胡服始制靴最後尚之漢書功臣表有黄棄侯革朱者即其後也前漢功臣表黄棄端侯革朱以越連敖從起薛別以越將擊諸侯以都尉侯九百戶

送窮文

補注送窮而煞之曰延之上坐盖所謂知窮李窮文窮命窮交窮者公以之煞

身焉亦矣於是民成式有留窮辭而唐子西有兒童送窮以詩留之之作二人皆祖公意而語簡意盡子西詩得之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一本乙丑使奴星星名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輿粻糗粻乾糒也上去九下陟良切補註粻禮五十異粻牛繫軛下引帆上檣軛轅前也音於革切帆加上慢也音符九切檣掛帆柱也音在良切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粻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彍風與電爭光言今若以塵為車以風為騎其去之光疾若飛電也彍張弩也音霍又郭廓二音唐有彍騎子無底

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砉歘嚘嚶（砉歘嚘嚶皆異声也）毛髮盡堅竦肩縮頸疑有而無（砉音畫莊子砉然嚮然注云皮骨相離也歘音許勿切說文曰有所吹起也嚘音於求切嘆声也嚶於莖切鳥声也）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為令陽山也）熱爍濕蒸（爍灼也音式灼切）我非其鄉百鬼欺凌太學四年（謂為國子博士也）朝虀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

心無異謀口絕言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挺切）（呂）
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
船鼻嗅臭香糗粻可捐單獨一身誰為朋儔子
苟備知可數已不（方九切）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
狀既露敢不回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為真不
知也邪子之朋儔非二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
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轉喉觸諱（捩音）
（力結切）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
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
姦欺不忍害傷其次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

微高挹群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冤平[illegible]凡此五鬼為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青蠅詩曰營營青蠅婢雅曰狗苟也非田犬者不自摶食苟食而已南史王僧達自負驕貴言頻不避時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日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頭郎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答曰家養一老狗放無處去已復還尚之失色還又出音省宣切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

踉偃仆踉音郎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

子知我名凡我所為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之言公所知乃凡百平昔吾所為耳未聞其大者今驅我令去是於小事則黠而大事則癡也下文則大者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君子小人混同於俗惟君子之人動出於正正則與俗違而後真與情乃見故曰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粟琬琰甘肥以喻公之學問文章羊皮糠粟以喻爵祿蓋君子之人重內而輕外故其責之如此下文請賀詩書是也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疎謂予不信請賀詩書詩書公所述作也公以詩書賀遷於朝故云然初自江陵召還拜國子博

士夜以詩書被讒於相國作釋言以解之黃附作東坡誌銘云晚侍哲皇舊以詩書謗賓閒之一午而豚是也

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焼車與船延之上座

祭鱷魚文

唐史愈以言事責守潮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産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夕暴風震雷起湫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鱷音五各切見上瀧吏詩新舊傳皆載此文其祝之之夕暴風震雷起湫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東坡潮記所謂公之精神能馴鱷魚之暴者此也梅宛陵送胡都官知潮州詩云云有取於公文而王荊公送呂潮州詩云韓君揭揚居感嗟與死鄰呂使揭陽去笑談面生春當復

追起予詩書松討論不必挍鑷魚說怪以疑民有如大顛者高才能動人亦自與為禮俾之汨彝倫同朝敘朋友異姓接昏姻恩義乃獨厚懷哉予所陳歐陽作陳文惠神道碑書其斬鱷魚事

維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猪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網繩擉刃言結繩為網利刃以刺也擉刺也音側角切莊子則陽篇曰擉鼈于江辨說以網作綱擉作擢誤矣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嶺海之間去京

師萬里哉鱷魚（一有之字）涵淹卵育（一有於此）亦固其所

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

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通典曰潮州古揚州之西郡漢南海郡之東境）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

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

刺史雜（一有處字）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一作令）守此

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睅戶板切出目貌左傳宋人謳曰睅其目）據（一有處字）食民畜熊豕鹿麞（麞音章諸良切鹿屬古今注麞有牙而不能噬鹿有角而不能觸麞一名麕青人謂麕為麞）以肥其身以

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

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謹注云舊本作下首中身也禮記曰文子其中退然伈伈睍睍伈音斯甚切睍音下顯切為吏民一作民吏羞以偷活於此也一作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辯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潮州南至大海八十五里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一有至字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

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從以避之與一有其字冥頑不靈而一無而字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廉延王宗簡作鱷魚

新記云古之善政所感虎去他州蝗不入境者有之以公之文學啟事宜手驅鱷而去之言三十里而止卒不入三十里內余感焉熙寧二年余有故至海上首詢其事又欲識鱷魚之狀會有老漁詳言其實云鱷魚大者數千斤小者亦不下數百斤水而伏山而孕卵而化其形蟹目鮫晴龍耳鼈足用尾取物如象之任鼻焉著黃玄紫其色不一方其卵也必出於山腰嵒腹之下其卵百余小大不一能為鱷者率十之一二他皆或黿或鼈鱷之遊于水他魚不可及泝流洄水俱無比焉羊豕鹿猪之遊於岸者鱷潛水下引尾取而食之民亦被其害余久因詢老漁

韓公讒忿不鱷果出於三十里乎瀨一日熟聞大父言云韓公親爲文遣秦濟臨惡溪之岸陳壯讀文不久一巨鱷出於岸下濟瞿晝以注文投水中遽走回視鱷銜其文而去是夜大風雷暮雲蔽溪水若翻岳又若哭泣之音及曉鱷之窟穴已空近今釣於水網於溪者無患焉史云三十里者舉其近而言也一日漁者得一乳鱷於海上長不滿三尺其狀皆如老漁所說韓甲間於芒刺手不可觸其狀固可懼況其大者乎陳文惠公堯佐始以言其事切直貶通判潮州惡谿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患屏息潮人嘆曰昔韓公諭鱷而聽今公戮鱷而懼所爲雖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心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按此則知潮人常有鱷魚之患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卷第二十六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卷第三十七

狀

贈太傅董公行狀

曾祖仁琬皇任梁博士祖大禮皇贈左散騎常侍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唐史有傳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先（一作宣）皇帝居原州（舊史云至德初肅宗自靈武幸彭原晉上書謁見授校書郎翰林待制宣皇帝即肅宗原州即彭原也楊文公談苑云今爲鎮戎軍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旣以聞召見拜秘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

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外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中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回紇傳云回紇牟羽可汗其妻僕固懷恩女也始可汗爲少子請昏帝以妻之至是立可敦大曆三年可敦卒明年帝以懷恩幼女爲崇徽公主繼室使涵持節送往冊拜可敦回紇自稱可汗其妻号可敦猶中國稱皇帝皇后也迴紇之人來曰唐之復

土疆假（一作取）迴紇力焉（安史之亂葛勒可汗遣太子葉護將四千騎來佐廣平王收復兩京肅宗義之歲給絹二萬疋使至朔方軍受賜）約我為市馬

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一作卒）取之

涵懼不敢對視公為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

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與爾為市為爾賜不已（一作既）多乎爾之馬歲五至吾（一無吾字）數皮而歸資邊

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

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

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

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

國自迴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迴紇之事遷
秘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丞卿爲左金吾衛
將軍今上即位德宗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代宗
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
知臺事三司使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選擢才俊有威
風始公爲金吾未一有始字晝一月拜太府九日又
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
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
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朱泚爲盧龍節度倡諸鎮朝京師以
弟滔奪其位國号泚遂不還戎以涇卒變亂帝
幸奉天賊乘京師空虛推泚爲主僭帝位号大

素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王武俊闕
邈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廻紇之師助亂人心大
恐公既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
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李懷光爲朔方
節度帝狩奉天率所部奔命解泚圍後爲盧杞所譖不得朝頗恚恨夫屯咸陽遂反渾瑊白發
其謀帝史幸梁州懷光所卒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
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以與
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
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
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爲太尉矣

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一無故字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於一無於字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揜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及公氣仁語若不

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之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為尚書左丞又為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時貞元五年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已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允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本傳云晉之為相承充位而已然為人慎重溫公曰

晉行狀云在宰相位凡五年其事率不聞愈作狀必揚美蓋蹇叔其所爲祖止於加此則其稍默充位可知然其恨重亦可稱也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一作巳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賛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辭疾不能事允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

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移時一作間日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厯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暦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劉玄佐唐史有傳列於藩鎮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無幾

一作毆游無變四字其將李萬榮乘其毆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使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爲士卒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爾雅曰鄭有圃田郭璞云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九域志曰圃田鎮屬中牟縣明日食中牟唐志中牟縣屬鄭州通典中曰趙襄子時佛肸以中牟

拔即此我十二里有中牟臺是爲官渡城九域志曰今屬東京開封府去京西七十里逵
者至宿八角九域志曰八角鎭屬中牟縣明日惟恭及諸將
至逵逵以入及鄭三軍緣道讙聲庶人壯者呼
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吴湊代之
及鞏鞏縣名屬河南府聞亂歸士卒萬衆皆自爲而後
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逮也
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
曰公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
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
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李翺集賀陸長源書云聞宰相與閣下使汴州

人執惟恭歸于京師奏天子趣其挈重生死罪
伏劒詔書捨惟恭死罪俾求爲黜首于汾州

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一有不字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寧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募於公廷廡下挾弓執劒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廿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

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度支營田判官職事修人民（一作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一作馬）來巢嘉瓜同蔕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咸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一作朝請）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

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爲知人李傳云晉卒長源揔留後事欲長以法治將士衆始懼軍中請出將帛爲晉制服不許衆怒益甚長源性剛不適變又不爲爲備綠八日軍亂殺長源及叔度等食其肉放兵大掠談賓錄云朝廷恐晉柔懦尋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爲晉行軍司馬晉寬厚謙恭簡儉每事因循多可兵粗安長源性滋刻云爲請改易舊事務從峭刻晉初皆許之及案牘已成晉乃且罷又委錢穀支計於判官孟叔度輕佻好慢易軍人人皆惡之晉卒後十日汴州亂殺長源叔度軍人臠食之長源輕言無威儀自到汴州不爲軍將所禮重及董晉卒丞令知節度留後事長源便揚言文武將吏多強慢不可不守憲章當須以法繩之由是人人怨懼叔度性亦苛刻又縱恣聲色數至樂營與諸婦人戲自稱孟郎由是人惡之輕而公之麓也汴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郛閬道讙呼公來之初汴州有通濟渠公作東西水門愈爲之記

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來一作既）止東人以完今公殁矣其誰與安始公為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為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為上柱國爵累升為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全湲（後更名溪字惟深集有墓銘）全素全澥全道全素（一本無下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為秘書省著作郎全湲為秘書省秘書郎全素為大

理評事一無爲大理評事五字全澥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一作謹垂編録狀上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亳潁等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韓愈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侯喜上谷人字叔起郎中盧虔時爲汝州刺史辛未貞元七年也[illegible]名氏見侯喜汝州復黄陂記考之盧郎中名虔時爲汝州刺史曰去年者正元十六年也曰及春末自京還謂十七年春自京還洛五月初與喜相會於洛也公至是薦于盧汝州十八年陸傪佐主司權德輿公又薦之喜遂十九年登進士第黄

陂在汝州汝有三十六陂黃陂最大歐文忠集古録云喜之文辭嘗爲韓退之所稱而世罕傳予所得此碑而已

進士侯喜者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嘗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一作有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掩卷而歎集古録云喜之文辭嘗爲韓所稱而世罕傳予之所得者汝州黃陂記而已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携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難迍邅坎軻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

其久絕無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閤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覊旅道路見王公大一作貴人數百大官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一作此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胷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法言曰巽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宋咸曰勃勃輕迅貌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知已事見入關詠馬詩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

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爲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脩身立節（一作脩己立身）而竟不遇知己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史記晉豫讓之詞）不其然乎不其然乎（一止句）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非爲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十八年陸傪貟外佐主司權德與公有書薦之十九年遂登進士第）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舊史德宗紀正元十九年自正月至五月不雨分命祈禱山川秋七月戊午以關輔饑罷吏部選禮部貢舉此公所以論列也【補注】按湯旱而禱曰苟予及劉向說苑及東漢鍾離意諫顯宗辭並無人失職語惟公羊春秋宣公五年大雩者何旱祭也何休注有民失職之語公所稱則出此其以民爲人則避太宗諱按登科記明年二十年卒停舉公時爲四門博士未爲御史故云位非朝官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敕今年諸色選舉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閔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求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謂(一作爲)十口之家

益之以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分之一（一作萬）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為有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畜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歟（公羊桓五年大旱公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婦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使僮男女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荀卿書識苑以謂湯旱而禱亦然乃云使民疾歟時避太宗諱故變民稱人）然則人之失職

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爲旱獨陰爲水今者（一作則）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爲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爲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事見上李巽侍郎書）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清閑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臣雖非朝官

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若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
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補注 公時爲御史正元十九年冬也公後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詩正與此狀意合皇甫持正神道碑亦著之蓋公以此狀故出爲陽山令而舊傳以爲論宮市新史承之誤矣當以此狀及江陵詩神道碑爲正腹內見德宗舊紀十四年正月詔也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逾慈母仁過春陽租賦之間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所放至多

上恩雖弘下困猶甚其間一作至闕有棄子逐妻以
求口食拆屋伐樹以納稅錢寒餒一作餧道塗斃
踣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
謂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
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子至或犯法當戮
猶且寬而宥之況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
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
宜倍加優卹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
少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遂伏乞特勑京兆
府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徵未得

者並且停徵舊史作腹內唐史德宗十四年詔諸道州府應貞元八年至十一年兩稅及榷酒錢在百姓腹內者並除放免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有存立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受恩思効有見輒言無任懇款踴躍之至謹錄奏聞謹奏狀奏縣連州陽山令事見趙江陵詩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

正元十九年公時為四門博士所請云補註按選舉志其略云八百人以庶人之俊異者為之志所言三館生與狀同其曰四門館八百人豈非公館狀所謂量許取無資蔭有才業人充者疑朝廷從公之請而志人逸之也歟

國子監應三館學士等准六典唐置六館生皆隸于國子監

國子館學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三品以上曾孫補充（唐志凡文武官九品有正有從）太學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五品以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以上曾孫補充四門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子補充右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復本源至使公卿子孫恥遊太學工商凡冗或處上庠今聖道大明儒風復振恐須革正以贊鴻猷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許取常參官（唐志文武五品已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日參號常參官）八品以上子弟

充其四門館亦量許無資蔭有才業人充如有
資蔭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其
新補人有冒應者請牒送法司科罪緣今年舉
期已近伏請去上都五百里內特許非時收補
其五百里外且任鄉貢至來年春一時收補其
厨糧度支先給二百七十四人今請准新補人
數量加支給謹具如前伏聽處分

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君諱彙字某其先爲嬴姓世系曰嬴姓伯益之後當周之
衰處晋爲趙氏晋亡而趙氏爲諸侯其後益大

與齊楚韓魏燕爲六國俱稱王其別子趙奢當趙時破秦軍閼與有功號馬服君子孫由是以馬爲氏史記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軍於閼與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大破秦軍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賜奢號爲馬服君張華曰趙奢冢在邯鄲界西山上謂之馬服山梁有安州刺史侍中贈太尉岫岫字子岳即奢之二十四世孫也岫生喬卿仕襄州主簿國亂去官不仕喬卿生君才隋末爲薊令燕王藝師之以有幽都之衆隋末羅藝據幽州自稱燕王唐書有傳武德初朝京師拜武侯大將軍封南陽郡公卒葬大梁新里趙郡李華刻碑頌之君才生玭爲王鈐衛倉曹參軍事贈

尚書左僕射生季龍爲嵐州刺史贈司空清河
崔元翰銘其德於碑在新里司空生燧爲司徒
侍中北平王贈太傅謚莊武莊武之勳勞在策
書君其長子也少舉明經司徒公作藩太原授
河南府叅軍建中四年司徒公使將武人子弟
才力之士三百人朝行在扞衛獻御服用物弓
甲胄器幄幕奔走危難上喜其勤超拜太常丞
賜章服遷少府少監太僕少卿司徒公之薨也
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廬墓側植
松栢終喪又拜太僕少卿疾病一年身九十八

年七月二十五日終于家凡年四十有五其弟少府監暢上印綬求追賜（一作贈）贈絳州刺史布帛百匹君在家行孝友待賓客朋友有信義其守官恭慎舉職其朝獻奉父命不避難（讀如字）其居喪有過人行初司徒公娶河南元氏封潁川郡夫人贈許國夫人許國薨少府始孩顧託以其姪爲繼室（杜預曰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稱夫人故謂之繼室爾雅曰女子謂昆弟之子爲姪）是爲陳國夫人陳國無子愛君與其少府如已生其薨也君與少府喪之由實生巳親負土封其墓夫人滎陽鄭氏

王屋縣令況之女有賢行侍君疾逾年不下堂食菜飲水藥物必自擇將進輒先嘗方書本草恒置左右子男二人赦招前左衛倉曹參軍歙擿右清道率府冑曹參軍女子二人在室雖皆幼侍疾居喪如成人愈既世通家詳聞其世繫事業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掇其大者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

復讎狀 并序

補註 公時爲職方員外郎由是有此議舊史書於憲紀刑法志新史則書於孝友張琇傳琇傳所書自太宗至是復讎者凡七人或原或不原

元和六年九月七日富平縣人梁悅為父報仇殺人自投於縣請罪富平縣屬京兆府悅父為秦果所殺事見唐孝友傳勑去復仇殺人自有彞典以其申寃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徇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從減死宜決杖一百配循州由是有此議

右伏覩一作奉今月五日勑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曲禮曰父之讎不與共戴天鄭注曰父者子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行也行求殺之乃止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

通典曰北齊尚書省總理六尚書事謂之都省唐謂之都臺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

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地官司救之所掌）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春秋定公四年戰于柏舉傳）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何休注）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秋官朝士之所掌鄭玄注）玄謂同國不相避者將報之必先言於士也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群下臣愚以謂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

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若事發具其事由下尚書省尚書省[一不疊尚書省三字]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一無律字]無失其旨矣謹議[有詔以悅申冤請罪詣公門流循州事具孝友張琇傳後自太宗至穆宗凡復讎者七人]

錢重物輕狀

唐食貨志憲宗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趍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京兆尹裴武請禁之搜索諸坊十人爲保自京師廢飛錢家有滯藏物價寖輕判度支盧坦戶部王紹鹽鐵使王播請許商人於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每千錢增給百錢然商人無至者復許與商人敵貫而易之然錢重帛輕如故公遂有此議也

[illegible]錢唐食貨志德宗即位詔兩稅外加率一錢者以枉法贓論蓋自建中定兩稅而物重錢輕民以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爲絹二疋半者爲八疋大率加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穆宗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革其弊而議者多請重挾銅之律戶部尚書楊於陵曰王者制錢以權百貨使物無甚貴賤者在上而已何則上之所重人必從之古者權於上今索之於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

公府昔廣鑄以資用今藏鑄以發功昔
行之於中原今洩之於邊裔然則錢焉
得不重貨焉得不輕開元中天下鑄錢
七十餘爐歲盈百萬今才數爐歲及十
五萬而已大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雜
鉛鐵以通時用嶺南雜以金銀丹砂象
齒今一用泉貨故錢不足今宜使天下
兩稅榷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
輸以布帛穀粟則人寬於所求然後出
內府之積收市廛之滯廣出鑄之數限
邊裔之出禁私家之積則貨日重而錢
日輕矣宰相善其議由是兩稅上供留
州皆易以布帛絲纊租庸調法不計錢
而納布帛惟鹽酒本上榷率計錢與兩
稅異不可去錢公此狀疑其時所論也
其言大率與楊於陵議合史氏逸之何
哉公時為兵
部侍郎云

右臣伏准御史臺牒准中書門下帖奉進止錢

重物輕為弊頗甚詳求適變可以便人所貴緡
貨通行里閭寬息（一作惠）宜令百僚隨所見作利
害狀者臣愚以謂錢重物輕救之之法有四一
曰在物土貢夫五穀布帛農人之所能出也工
人之所能為也人不能鑄錢而使之賣布帛穀
米以輸錢於官是以物愈賤（一有而字）錢愈貴也今
使出布之鄉租賦悉以布出綿絲百貨之鄉租
賦悉以綿絲百貨去京百里悉出草三百里以
粟五百里之內及河渭可漕入願以草粟租賦
悉以聽之則人益豐錢益輕穀米布帛益重二

日在塞其隙（一作源）無使之洩禁人無得以銅為器皿禁鑄銅為浮屠佛像鐘磬者蓄銅過若干斤者鑄錢以為他物者皆罪死不赦禁錢不得出五嶺（五嶺已見送廖道士序）五嶺買賣一以銀盜以錢出嶺及違令以買賣者皆坐死五嶺舊錢聽人載出如此則錢必輕矣三日更其文貴之使一當五而新舊兼用之凡鑄錢千其費亦千今鑄一而得五是費錢千而得錢五千可立多也四日扶（一作狀）其病使法必立凡法始立必有病今使人各輸其土物以為租賦則州縣無見錢州

縣無見錢而穀米布帛未重則用不足而官吏之祿俸月減其舊三之一各置鑄錢使新錢一當五者以給之輕重平乃止四法用錢必輕穀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矣謹錄奏聞伏聽

勑旨謹奏一無謹奏字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